

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

文艺论著选读

(一)

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

文艺论著选读

(一)

杭州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
《马恩列斯文艺论著选读》编写组

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

文艺论著选读

目 录

一、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节选)……	(1)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节选)……	(19)
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节选)……	(32)
四、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9年4月19日)……	(45)
五、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	(69)
六、恩格斯致敏·考茨基(1885年11月26日)……	(101)
七、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	(125)
八、恩格斯致保尔·恩斯特(1890年6月5日)……	(159)
九、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178)
十、列宁：《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211)
十一、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节选)……	(239)
十二、列宁：给阿·马·高尔基(1919年7月31日)……	(259)
十三、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 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节选)……	(275)
后 记……	(284)

附：拉萨尔《悲剧观念手稿》……	(1)
拉萨尔《弗兰茨·冯·济金根》“原序”……	(12)
拉萨尔《弗兰茨·冯·济金根》……	(23)
哈克奈斯《城市姑娘》……	(275)

恩 格 斯

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节 选)

我们来看一看格律恩先生根据什么认为歌德是“人的诗人”，认为“歌德身上有人的内容”。这种承认将极清楚地告诉我们，谁是格律恩先生所说的“人”^①。我们将看到，正如格律恩先生平常为了想竭力大声压倒自己所有的伙伴而常常向世界说出了其他弟兄们宁肯闭口不谈的东西一样，他在这里泄露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最隐秘的思想。^②由于歌德自己时常在比较夸张的意义上使用“人”和“人的”这些字眼，格律恩先生就轻而易举地把歌德变成了“人的诗人”。歌德使用这些字眼自然仅仅是指当时的人们以及后来的黑格尔所使用的那种意义而言，^③那时，“人的”这个词主要是用在同异教的和基督教的野蛮人相对立的希腊人身上，是指远在费尔巴哈赋予这些术语以神秘的哲学内容之前所使用的那种意义而言。这些字眼，特别是在歌德那里，大多具有一种完全非哲学的、肉体的意义。把歌德变成费尔巴哈的弟子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功劳，是全部属于格律恩先生的。^④

关于歌德本人我们当然无法在这里详谈。我们要注意的只有一点。歌德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当时的德国社会的态度是带有两重性的。^⑤有时他对它是敌视的；如在《伊菲姬尼

亚》里和在意大利旅行的整个期间，他讨厌它，企图逃避它；他象葛兹、普罗米修斯和浮士德一样地反对它，向它投以靡非斯特非勒司的辛辣的嘲笑。有时又相反，如在《温和的讽刺诗》诗集里的大部分诗篇中和在许多散文作品中，他亲近它，“迁就”它，在《化装游行》里他称赞它，特别是在所有谈到法国革命的著作里，他甚至保护它，帮助它抵抗那向它冲来的历史浪潮。^⑥问题不仅仅在于，歌德承认德国生活中的某些方面而反对他所敌视的另一一些方面。这常常不过是他的各种情绪的表现而已；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⑦。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⑧。连歌德也无力战胜德国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鄙俗气对最伟大的德国人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充分地证明了“从内部”战胜鄙俗气是根本不可能的。^⑨歌德过于博学，天性过于活跃，过于富有血肉，因此不能象席勒那样逃向康德的理想来摆脱鄙俗气；他过于敏锐，因此不能不看到这种逃跑归根到底不过是以夸张的庸俗气来代替平凡的鄙俗气。^⑩他的气质、他的精力、他的全部精神意向都把他推向实际生活，而他所接触的实际生活却是很可怜的。他的生活环境是他应该鄙视的，但是他又始终被困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的生活环境里。歌德总是面临着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而且愈到晚年，这个伟大的诗人就愈是deguerre lasse〔疲于斗争〕，愈是向平庸的魏玛大臣让步。^⑪我们并不象

自尔尼和门采尔那样责备歌德不是自由主义者，我们是嫌他有时居然是个庸人；我们并不是责备他没有热心争取德国的自由，而是嫌他由于对当代一切伟大的历史浪潮所产生的庸人的恐惧心理而牺牲了自己有时从心底出现的较正确的美感；我们并不是责备他做过宫臣，而是嫌他在拿破仑清扫德国这个庞大的奥吉亚斯的牛圈的时候，竟能郑重其事地替德意志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宫廷做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和寻找 menus plaisirs。②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们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他。我们在这里不可能结合着他的整个时代、他的文学前辈和同代人来描写他，也不能从他的发展上和结合着他的社会地位来描写他。因此，我们仅限于纯粹叙述事实而已。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255—257页）

一、历史背景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德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由于借用了英法两国的经济发展的经验，德国很快的开始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威胁着封建统治阶级，而且也威胁许多小资产阶级手工业和家庭工业，而这个小资产阶级是封建制度的真实的社会基础。“保全这个小资产阶级，那无异就是保全德国的现存制度。这个阶级胆战心惊地从资产阶级的工业统治和政治统治那里等候着自己无可幸免的灭亡……”（《共产党宣言》）德国的保守小资产阶级为了避免灭亡的命运，竭力维护封建统治。于是，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表们就打出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旗号，欺骗群众。

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从1844年在德国流行起来，是当时许多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中的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有两个思想来源，一是法国社会主义学说；二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真正社会主义”是“把法国的新思想同他们自己的旧的哲学良心调和起来……是要从他们自己的哲学观点去领会法国的思想”，是用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来篡改法国社会主义学说，制造一套反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谬论。这主要是从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中引伸出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费尔巴哈在解释自然现象时是唯物的，他认为唯一存在的是自然，自然不是自然以外的什么东西创造的，它是它自己的原因。他也认为应该由存在引出思维，而不应该像唯心论那样由思维引出存在。费尔巴哈的这种思想在哲学上是一大进步。但是费尔巴哈在解释社会现象时是唯心主义的。他在研究人的本质时，不是从社会历史发展来看人的，而是把人看作是抽象的自然本质。什么是人的“自然本质”？主要是“爱”。“爱就是情欲，只有情欲才是存在的标记”，于是他说：“新哲学建立在爱的真理上。”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质是求善避恶的，人是善良的。他反对宗教迷信，但却又主张建立爱的宗教，因此他把社会上的一切不平等现象看作是偶然离开人的真正本质所造成的，只有通过你我之间的互爱才能消除不平等的现象。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继承和发挥了费尔巴哈“人的自然本质”的论点，发挥了费的超阶级的人类之爱，并使它向反动方面发展了。他们阉割了法国社会主义学说的阶级斗争精神，重复背诵费尔巴哈的“爱”。他们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不

是法国社会主义那样奠基在粗糙的物质上，而是奠基在人的本质、人类的道德心上。他们宣扬“真正社会主义”是要实现人的本质，使人成为真正的人，使人类成为真正的社会。他们的这种反动的人性论思想，在文艺上也有充分表现。恩格斯批判的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就是如此。格律恩大肆宣扬“完美的人性”，歌德是“人的诗人”，歌德的诗篇是人类社会的理想。格律恩是这个反动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真正社会主义”吹嘘自己是最好的社会主义。但一接触到实际，他们的反动面目就暴露了。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巩固封建专制制度，实际上“真正社会主义”是德国专制政府的帮凶走狗。

恩格斯这篇文章是1846—1847年初写的，发表在1847年9月12和16日、11—12月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这篇文章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批判卡尔·倍克《穷人之歌》；第二部分是對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一书的批判。这是一篇批判“真正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

二、注释、串讲

①格律恩（1817—1887）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歌德（1749—1832）德国伟大诗人、剧作家。出身于法兰克福富裕市民家庭，深受卢梭、莱辛著作影响。和席勒交谊很深。早期主要作品有《葛兹》、《少年维特之烦恼》。1775年从瑞士归来任魏玛公国的枢密顾问。1786—1788年游览意大利，对古典艺术发生兴趣，同时研究自然科学。这时创作有反映民族独立题材的《哀格蒙特》、诗剧《浮士

德》。这是根据十六世纪民间传说描写浮士德一生追求真理的痛苦经历，反映进步的科学力量和反动的神秘的力量即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二种力量之间的斗争，表达了诗人对未来的信心。但是由于德国反封建斗争的不彻底，无力改变封建势力窒息着的德国社会，因此在作品中反映出对现实的妥协，其主要作品有《诗与真》。歌德抒情诗成就很高，是德国诗歌的珍宝。在自然科学方面他也有贡献，发现人的颞颌骨，并作有关植物形态学和颜色学的论文。

格律恩极力美化歌德的消极的东西，避而不谈歌德积极的进步的东西。格律恩认为歌德及其创作是超阶级的“人性”的表现，歌德除了“人的内容外没有别的内容”，“是完美的人性”，并且认为歌德不能成为“民族的诗人”，而是“人的诗人”。恩格斯认为这些东西全是格律恩强加给歌德的。不是歌德所说的人，而是格律恩先生所说的“人”。这个“人”是充满人性的。这个“人”是用“人类之爱”、“人道”等思想武装起来的。

②恩格斯揭露所谓“真正社会主义”的实质是用“人性论”“人类之爱”来代替共产主义。格律恩说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只有人道主义世界观才能开辟通向人类未来生活的道路。他的这个思想是“真正社会主义”的最隐秘思想。恩格斯把它揭露了出来。

③黑格尔（1770—1831）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大代表。他创立欧洲哲学史上最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也是第一个阐发唯心的辩证方法的哲学家。他提出了内在联系和矛盾发展的辩证思想，但他的辩证法是建立在唯心论基础上的。他把客观世界一切过程归结为“绝对精神”的自我

认识自我发展过程，而发展又没有止境的。在发展最高阶段，对立两个方面要调合起来，一切矛盾皆消失了，“合二而一”。他的辩证思想最后归结为“形而上学”。

恩格斯在这里指出歌德常用的“人”的意义和格律恩的“人”有所不同。歌德常说的“人”和黑格尔的“人”都是指德国资产阶级的“人”。歌德理想的“人”是反封建争取个性解放的“人”，是自由的、和谐发展的人。他认为“人”应该是很完全的，他以“全能的人”否定“神”，以“人神合一”反对“神创造人”的迷信说法。

黑格尔的“人”是市民社会的人。他认为市民是“完备的个人”。他还认为人是自然发展的顶峰，人和自然能统一起来。

格律恩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宣扬他们反动的“真正社会主义”思想，就把歌德借过来，歪曲歌德关于“人”的原意，轻而易举地把歌德变成了为他们所需要的“人的诗人”。

古希腊人 指古代希腊人。古代希腊人比较早地建立了奴隶主民主制，还在公元前八世纪就有这种民主制。十八世纪末，德国的一些资产阶级思想界和文艺界曾把希腊、罗马文化作为学习榜样。而与此同时，另一部分则赞美中古时代，要把人们引回到蒙昧的中世纪去。黑格尔主张在希腊文化基础上建设资产阶级新文化。他使用“人的”这个词称呼希腊人，这个人体现着当时资产阶级的理想，是和基督教所体现的专制和愚昧相对立的。

基督教 是巩固封建制度的宗教。基督教信奉的救世主是耶稣，其教义是所谓拯救人类。

异教 除了正统基督教之外，指脱离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义的教派。

费尔巴哈 路德维希（1804—1872）德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思想代表，是马克思以前德国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他拘泥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因此，他的学说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他否定过去的宗教，即企图建立一种新的“爱的宗教”他把抽象的超阶级的人与人之间的爱看成是社会的基础，否定人的阶级性，从而导致了“人性论”。

神秘的哲学内容 所谓神秘的哲学内容是说费尔巴哈在研究人的本质时，不从人的阶级本质来看，而是把人看作是抽象的、超阶级的人。他在研究人的本质时是唯心主义的，他给“人”赋予神秘色彩。

歌德常用的“人的”这个词的意义不同于格律恩所说的。歌德所说的“人的”这个词是比较进步的，是反封建的争取个性解放的、“自由的”和谐发展的人。歌德的“人”是反对基督教所体现的专制和异教的愚昧相对立的希腊人，这和希腊人体现资产阶级的理想。歌德的“人”也不同于费尔巴哈的所谓“人”。费尔巴哈的“人”是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歌德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代表为争取自身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恩格斯批判格律恩把“真正的社会意义”观点强加在歌德身上。

⑤歌德的一生（1749—1832）几乎包括了整整一个世纪。当时的德国“到处是一片混乱，无论在战时或平时都被内部纷争弄得四分五裂的帝国”，结果有许多地区宣布脱离帝国而独立。除了帝国外部逐渐崩溃而外，帝国内部也被毁

混乱。各个小王公都是残忍的暴君，他们只顾榨取钱财，丝毫不顾人民死活。城市小资产阶级、贵族的卑鄙，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对劳动人民的欺压，这就是歌德所处的德国。这个德国“除了卑鄙和自私就什么也没有：一种卑鄙的、奴颜婢膝的、可怜的商人习气渗透了全体人民，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而这一时期的欧洲却连续地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法国革命，美国脱离英国而独立，整个拿破仑时代，这些事件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旧的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表现，这些矛盾引起了整个欧洲社会的剧烈变动。这些重大事件对歌德的创作事业和他的精神发展起着深刻的影响，社会上的矛盾和影响在他作品中都得到了反映。因此，他的创作具有非常丰富的历史内容，他的每部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的某些侧面的反映。

(6)《伊菲姬尼亚》是歌德1787年写的一部悲剧。它取材于希腊神话，但改变了原来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歌德在这个剧本里表现他所谓“人性”对野蛮的社会制度的胜利。歌德借这部悲剧宣扬所谓纯洁的“人道主义”可以战胜野蛮和偏见。在某种程度上说，伊菲姬尼亚在岛上的遭遇就是歌德自己在魏玛朝廷的感受。歌德在魏玛朝廷里虽然想克制自己同环境的冲突，但是还是向往着自由，能够到意大利去，以求暂时精神摆脱。

葛兹 葛兹是十六世纪德意志的骑士。他出生于骑士阶级，后参加骑士叛乱反抗现有制度。但他并没有和农民运动结合，最后招致灭亡。歌德取材于这段历史故事，于1773年写了《葛兹·冯·伯利欣根》。葛兹是剧本中的英雄人物。

恩格斯评价这个剧本说：“是通过戏剧形式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敬意。”

普罗米修斯 古希腊神话里天帝叛逆的形象。他因偷取天上的火来拯救人民，而遭到天帝残酷的惩罚。歌德取材于这个神话故事，于1773年写了《普罗米修斯》的剧本。普罗米修斯是一个勇敢的斗士，他敢于同天帝作顽强的斗争。

浮士德 歌德同名诗剧中的主人公，通过浮士德不屈不挠的斗争，表现了一生追求光明、探寻真理和排除万难争取自由的坚强信心。歌德在作品里宣扬了人道主义思想。

靡非斯特非勒司 诗剧《浮士德》中的魔鬼，是作为浮士德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从抽象的意义上说，浮士德代表善、良、光明、人类创造性的一面；靡非斯特则代表恶、黑暗、人类破坏性的一面。浮士德代表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社会的进步势力，而靡非斯特代表腐朽落后的封建势力。

《温和的讽刺诗》 歌德在魏玛公国作的一部格言诗集。在诗中歌德委婉地批评当时政治，但其中充满自我克制的庸俗说教。

《化装游行》 歌德在魏玛期间为了娱乐宫廷而创作的剧本。

歌德所处的德国是极度落后的。当时英法二国比德国先进得多。这二国资产阶级革命已获得胜利，但这时的德国仍然是封建制度。德国的资产阶级“不曾是一个代表着整个现代社会反对代表旧社会的君主制和贵族的阶级”，它发展得十分缓慢。面对着这样一个腐败落后的德国，歌德是憎恨、敌视它的，于是他就反抗，向封建暴政进行挑战。这种斗争精神反映在他的《普罗米修斯》、《葛兹》等作品中。

在这些作品中他塑造了一些敢于向反动统治权威进行斗争的艺术形象。这些作品像“狂飙”一样向封建统治呼啸而去，向最高权威进行冲击。歌德的这种敢于否定权威的精神，体现了他早期思想激进反抗的一面。然而德国封建社会的那种积习实在太深了，一切都显得毫无生气，没有希望，而又缺乏变革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它随时准备与贵族阶级妥协的倾向，不能不影响到歌德，这也是歌德的人生观和创作中矛盾的根源。维特的死亡就是因为现实过于残酷，维特无力与之斗争，这就表明了“狂飙”运动对于统治权威反抗并未奏效。这样一种情况就使得歌德在和仕途作斗争中产生一种倒退的倾向。他到魏玛公国任职就是这种倒退的表现。在这个封建小王国里他埋头于搞行政事务，渐渐地接受了德国的现实。在这个时期他创作了像《温莎的讽刺诗》和《化装游行》这样一些与现实妥协，甚至赞美现实的作品。应该指出的是在魏玛时期的歌德，思想上已开始起了变化，这种变化就是由原来的放纵不羁转变为自我克制，由反抗转化为妥协。像他在这个时期创作的《哀格蒙特》就反映了他的妥协思想。这个剧本是描写反抗外来入侵的主题的，但同时又表现出对暴力委曲求全。当群众起来向西班牙侵略者作斗争时，哀格蒙特就喊道：“善良的人民呀，你应该极力镇静。保持和平……不要再刺激国王了，该安分守己，好好在家里守着，不要在街上聚众滋事……”哀格蒙特主张不是以革命手段来推翻暴力，而是束手待毙的道路。《哀格蒙特》是歌德由反抗到妥协的转折点。歌德所写的另一个剧本《大梭》也是一个宣扬自我克制的妥协的作品。作者主张以自我克制来化敌为友。魏玛时期歌德的思想是逐步变化的，

他的妥协调和倾向是慢慢加深的。从哀格蒙特到大梭，歌德以前的那种革命气概消失了。大梭的形象正是歌德自我写照。歌德自己曾说过：“大梭所处的弗拉朝廷正是魏玛朝廷的写照”；歌德晚年凄惨地说，这部作品是他自己的骨肉。

尤其要指出的是这几部作品大都完成于法国爆发革命前夕，但是作品表现离开现实较远，表现得冷淡，不象以前在狂飙时期那样激进，那样热情了。对于当时许多作家来说，都面临一个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有些作家不接受法国革命这个现实；而有些作家对法国大革命理论是赞赏的，但对法国革命实际则持不同乃至反动的态度。歌德就是这样一个作家。在他所有谈到法国革命的著作里，都采取了不协作态度。歌德对法国革命的伟大意义是具有明确认识的，他说过“从此时此地起，世界历史即将开始一个新的时代”。然而歌德对法国革命所采用的暴力方式，则是不理解了。因为歌德一贯主张和谐，反对人民起来暴动，主张采用和平的方式。他以这样的思想作主导创作了几部反映法国革命的作品。象《赫尔曼与窦绿苔》描写了由于极端害怕革命军队和战争灾祸而哭哭啼啼地四散奔逃的农民，用怜悯的态度去描写那些小市民在动乱年头所遭到的各种苦难，这就反映了歌德对法国革命的看法。歌德的这种错误态度实质上反映了德国小市民对革命的态度。法国革命浪潮冲击了德国封建社会，冲击了小市民梦想保存下去的社会，因此，小市民对法国革命态度是敌视的，害怕的，他们面对着法国革命感到很痛苦。歌德代表了小市民阶层的利益，因此，由他来保护德国是不奇怪的。

⑦魏玛 是当时德国许多小公国中的一个，只有十万多

人口，魏玛作为首都仅有六千人。1775年歌德接受了邀请，作了该公国枢密顾问官。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歌德对于德国社会的态度是矛盾的。德国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腐败他是讨厌的反对的，对于封建统治他是反抗的，像普罗米修斯对于天帝的蔑视，对于最高统治的葛兹式的冲击，这些都反映了歌德思想进步的反抗的一面；然而德国的现实使他又不得不与之进行妥协。这种妥协正是说明了“人民中最优秀，最坚强的智者也失去了对自己国家前途的信心”。恩格斯正确地指出了歌德之所以产生这些矛盾的阶级根源。歌德出身于一个殷实富裕的议员家庭，他在魏玛供职期间，一直是谨小慎微地为统治阶级服务，尽管他对周围环境的庸俗气氛不满，十分痛恨周围的丑恶现象。但是，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与这种他所痛恨的丑恶现象实行妥协，渐渐地习惯于那样的环境。

③歌德的伟大在于他敢于向德国封建王朝作斗争。他蔑视、反抗、鞭挞统治权威。他深信封建统治对人民的那种残酷迫害最终一定会被消灭，人民一定会获得自由。但是另外一个胆怯的、偏狭的、斤斤计较的歌德却确实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他的天才被那种可怜的琐碎生活所埋没了，他失去了葛兹、普罗米修斯的那种勇敢反抗的精神，渐渐地变成了一个胆小怕事的王公廷臣。恩格斯这个评价进一步指出了歌德的二重性以及这种二重性在作品中的反映。

④鄙俗气 是指当时笼罩全德国的那种一切都很糟糕毫无希望的状况。恩格斯指出：“一种卑鄙的、奴颜婢膝的、可怜的商人习气渗透了全体人民，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

而对着德国的这种腐朽和解体的情况，在歌德年青时，曾与之作过斗争。他参加过狂飙运动，想要改变祖国这种状况，但是，德国的积习实在太深了，歌德感到无能为力，他对自己祖国的前途不抱任何希望，他无力战胜它。歌德在魏玛期间与现实作了妥协，他的这种妥协说明了抵制社会上的这种恶劣风气，仅仅“从内部”汲取力量是不够的，还要从“外部”汲取力量，这一点尤其是对出身象歌德这样的人，更是如此。

⑩**席勒**（1759—1805）诗人、剧作家，是歌德朋友。出身医生家庭，曾学过法律、医学，后从事文学活动，作品有《强盗》、《阴谋与爱情》，表现了对封建统治反抗的精神。后他受康德“善良意志”论的影响，反对暴力革命，主张通过教育和改良来实现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理想，他提倡美的教育，以逃到幻想中美的王国里去，他写有《论悲剧艺术》、《美育通讯》。

康德的理想 康德(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唯心主义先验论、不可知论者。他反对贵族，主张改变现状，但又害怕革命，反对群众斗争。“绝对命令”是康德提出来的原则，他认为这个原则是人人生来就有的，是先于经验的，永恒不变的。它要求人们的行为不是为了达到实际目的，而纯粹是为了履行抽象的义务，这种原则只谈动机不谈效果，只讲理想不讲现实，而这种理想是永远不能达到的空洞理想。席勒对现实感到悲观，为了找到安慰与解脱，他就一头钻进康德的“绝对命令”中去了。因此恩格斯说席勒不过是以夸张的庸俗气来代替平凡的鄙俗气。

歌德具有非凡的才华，他善于接触社会实际，在他当魏玛